

唐雯秋

子夜深深，誰可殺出黎明  
——茅盾作品《子夜》之人文解讀

在正式創作《子夜》之前，茅盾曾寫下一份《提要》和故事的提綱。而如今，提綱已然丟失，“《提要》卻如同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sup>1</sup>。在那份倖存下來的文字中，曾將本書的名字設想為《夕陽》、《燎原》和《野火》。對比這樣三個名字，被棄用的三個名字中字眼中都帶有的“火”的元素，無論是傍晚夕陽所能讓人聯想到的烈焰長天，還是野火燎原所帶來的正面壓迫與窒息，《子夜》並沒有那種被掐住咽喉的迫切，而是一種直觀的寒冷，攥住人心的黑暗——

或許這就是那個時代吧，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戰火威脅，內部紛爭不斷，而前路還一片迷茫的時候，不就正如子夜，一夜之中最為黑暗的時刻麼——但也正如《致黃克強書》中所說：“剝極必復，剝卦陰盛陽衰，復卦陰極而陽復。”只要到了那個最黑暗的節點，每一次時間的流逝讓我們和黎明接近了幾分。那個一片蒼茫的時代，那個前途莽莽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中國資產階級勢力，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到底誰是這片長夜中帶著一個時代的人民殺出黑暗的領導者？帶著這樣的思索和吶喊，《子夜》用一個史詩般盪氣迴腸，令人感慨不斷的故事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品讀《子夜》，永遠無法繞開的兩個主題是他的藝術手法、以及時代價值——而這兩者也是密不可分，共為一體的存在。那樣全景式的鏡頭，如同蛛網般息息相關的人物和情節是茅盾筆下令我們歎為觀止的文學手段；而正是他這樣全面地表現出了三十年代的全景圖畫，才更讓我們感受到了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衝突與連接，直觀而明瞭地去與主題共鳴——“買辦資產階級反動、民族資產階級被動，它們都不是我們要等待的救國者”。

初讀《子夜》的讀者，想必一定會被它的氣象萬千所震驚。面對新時代格格不入的舊地主如何式微，金融市場如何瞬息萬變，工人運動面對的局勢是怎樣複雜黑暗、矛盾重重，被主人公吳荪甫一步步在爭鬥中走向背水一戰，而最終破產這一條線給連接起來，在此基礎上，茅盾又用暗線重重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整個社會面貌——富麗堂皇的豪奢紳商，光怪陸離的夜之上海，金融市場沒有硝煙的戰勝，工廠裡聲嘶力竭的吶喊——一幕又一幕，一景又一景，宛若從雲端的攝影機拍下的專屬於那個時代的《清明上河圖》。這個攝像頭開始只是對準了一個人、一個家庭，漸漸地以情節緩緩鋪開的形式逐漸擴充——攝像頭

<sup>1</sup>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後後——回憶錄[十三]》，《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4期。

拉遠，又拉遠，直到將整個城市，整個國家的縮影也囊括其中。這就是由小見大，這也是由近及遠——不僅不顯得紛亂，還將故事和主題深入表達，渾然一體。這樣的“結構上的藝術”是被反復誇讚的，“作者能夠在短時間內把矛盾衝突迅速地展開，同時又把眾多的人物事件、複雜的矛盾衝突聯結成一個完整和諧的統一體，表現了他高度的藝術組織的才能，其結構藝術尤顯突出。”<sup>2</sup>就是一個非常教科書式的表揚。這樣複雜的社會關係和情節線路，對於任何一個文學工作者來說想必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茅盾本人亦表示說，“這本書的構思花了我很長的時間”。沉澱出佳作，十年磨一劍，正是在這樣波瀾壯闊而富有時代特徵的背景板之下，才更加彰顯了《子夜》中有血有肉，宛若真正存在的角色們——其中最為典型的主角吳荪甫就是如此。

在我們如今的文學中，對一個角色更多的評價是“他具有什麼樣的個性”，而“他的個性又反映了什麼樣的主題和背景”這樣云云。尤其是受到歐美當代文學和現代流行文化的影像，對於個人色彩和個性釋放充斥著我們文學欣賞的很大一部分。而《子夜》中人物一個重要的特點卻是，他們的個性本身就是依託於時代而誕生的。去創作“典型時代下的典型性格”，而不是單純的“典型性格”，就更進一步地說明瞭《子夜》的時代性了——我們想到吳荪甫野心勃勃，具有理想，背水一戰和買辦資產階級勢不兩立——這是當時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性；同時，吳荪甫又是那樣無情尖銳地鎮壓工人運動，從來沒有把工農階級當做朋友，從來沒有把中國共產黨當做夥伴，這是在兩座“大山”壓迫下民族資產階級必然存在的局限性——可見，茅盾並不是想要創作“吳荪甫”這樣一個人，而是創作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民族資產階級，這是他們栩栩如生的面貌，也是他們真真切切的困局——從人物而觀時代，時代又鑄就了人物。這在那個時代的長篇小說中來看，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同樣的，故事裡那驕橫奸詐，兇狠殘酷，荒淫腐朽的買辦資本家趙伯韜也具有強烈的典型性。他在小說裡借助了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勢力的力量，在金融市場裡“翻雲覆雨”，目空一切，為所欲為，完完全全是那個時代買辦資產階級道德上不仁不義，行為上不端不正，仗勢欺人的巨大縮影。而他背後的兩座靠山，來自外國和本國的資本強權，也正是壓在本國民族資本主義上的兩座大山——從他一個人的小人得志，便一下子投射出了當時反動勢力的一手遮天，顯示出一片壓抑之感，讓人不禁思考，不禁恍然而悟——這就是當時的困局。

或許正是因為塑造了那樣具有時代色彩的背景環境，又將地主們的困局，

---

<sup>2</sup>溫璧赫.談《子夜》的結構藝術[J].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2):32-33.

買辦們的反動，實業家們的困頓和工人們的壓抑寫得如此到位，從那時開始到現在，我們都將《子夜》作為解讀階級的文學去理解，而同樣的，它也作為解讀階級的文學為世人接受，化作了精神領域喚醒國人的武器之一。

但時代推進，日日出新，我國已不是當初之我國，如今在二十一世紀，我們已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全然地擁抱未來，一片繁榮昌盛，盛世太平。曾經國家的困頓仍能喚醒我們對英雄的追念，過往鬥爭的艱苦更加激發我們如今對和平的珍惜。那麼，《子夜》這樣一部沉鬱頓挫的文章，就只能作為懷念過去的史詩被閱讀，就只能作為再現過去面貌的圖景被欣賞了嗎？

自然不是的，新的時代，在閱讀過去的文章時，又能開發出新的價值。在《子夜》圖景裡那資本角逐的戰場上，不僅僅反映的是那階級的矛盾和衝突——在如今房價高懸，國家宣導脫實向虛，金融市場一片迷霧景象的時候，回過頭，更能從《子夜》中讀出實體工業家和金融證券市場那難以言說的對立和“糾纏”。

在小說裡，無數的細節都暗示了實業家內部如何艱難困苦，發展路重重受阻，而金融業又是怎麼令人眼饞，銀船金城共千燈。第一章的手稿中，茅盾借助經濟學教授李玉亭之口說出這樣的話——“可是你只要看看這兒的小客廳，就得到了解答。這裡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又有一位工業界的巨頭；這小客廳就是中國社會的縮影。”舉重若輕地，就只是這樣一句話，就將金融與實業的對立表達為社會的縮影。

吳荪甫經營的企業、其他國家實業家們經營的紡織廠之類的小工業企業，在文章裡倒閉關門，或者在商戰中“吞金殞命”的，不計其數——就連吳荪甫本人也說出“開什麼廠，當初就應該辦銀行”這樣的話語。但是金融作為經濟周轉一個重要的部分環節，卻並沒有為實業做出應盡的事業，而是在證券、銀行、買辦商人、玩弄市場的金融黑手等等要素的加持下，一直內部空轉，“錢生錢生錢”，在“自己投資自己”的來回中金光璀璨，仿佛一片大好。第十六章中吳荪甫也終於將資金挪入公債的行為，亦是這種早就堆砌的“羨慕嫉妒恨”最終化為行動的體現。有一篇論文中這樣寫道：“益中公司不願出資幫助周仲偉的火柴廠，而要集中資金全力進行公債投機。實業和金融的對立，並不單一地對應著吳趙兩派的對立，也成為吳荪甫等一群人內部的衝突。”<sup>3</sup>更是一針見血，不言而喻。

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單單是金融界一界的繁榮是無用的，若是沒有實業的基礎，金融只是搖搖欲墜的大廈，或者是一戳就破的泡沫——金融投機過度從而擠佔實體經濟的危險在書中得到體現，而如今，我們就沒有遇見如此的

---

<sup>3</sup> 妥佳寧.從實業與金融到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子夜》成書前的文獻譜系還原[J].勵耘學刊,2020(02):240-258+390-391.

問題嗎？

很難去否定。

將視角放到如今的中國，我們腳下所真切踩著的這片大地上來看。高速增長的房地產投資已經阻礙了貿易強國建設，“雙迴圈”完全實現道阻且長；面對不確定的未來狀況，“脫實向虛”的企業們與國家經濟政策期待背道而馳；金融杠杆，股票證券，虛擬經濟的“繁榮”背後是被擠出市場的中小企業——這不由得讓我們感歎，時代變了，但是時代也還沒有變。

一部作品的人文價值就是如此，當我們以為它的時代已經過去，反復再讀，又能從舊的文字裡面看出新的東西。“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之間這微妙的對立，只是例子之一。那宏大而又廣袤的社會圖景，平易近人卻又深刻無比的藝術享受……讓我們即便是從今天的視角，從今天這個文學領域已經發展了接近八十年的全新境界來看，也不得不說——《子夜》是一部優秀的作品。

子夜深深，誰可殺出黎明？

寫下這本書的時候，作者是帶著怎麼樣的思考和覺悟呢。茅盾在眼疾嚴重不可寫作，而醞釀許久不斷構思的時候，走過了中國哪些地方的土地？當閱讀書上字句的時候，很難不陷入這樣的思考。他用自己的心感受到了中國的經濟狀況，也考察到了那個時代的紛爭和壓抑——已是夜中至暗，何處可見光明。光明，光明，企業家在奮力一戰，工人們亦生死一搏，知識份子凝視未來的天空，舊古的地主倒在了曾經踏足的土地。變革，一切都在變革，那樣一本充滿了歷史塵土味道和傳奇般廣闊味道的書籍，將那份震撼的思慮，又傳遞到了每一個閱讀它的人心裡去。藝術，永不老去，《子夜》的思考將沿著時間的河流，一路流淌到今天的海域。

那就是他的回答。

子夜深深，請你同我，共闖黎明。